

李怡・著

中國文學的 現代性

批判的批判

中國大陸作家系列

李怡・著

中國文學的 現代性

批判的批判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

作 者 / 李 怡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鄭伊庭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 年 11 月 BOD 一版

定價：29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引 言 現代性話語：機遇還是陷阱？	1
第一章 回顧：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學術歷程	7
第一節 「走向世界」、「現代性」與「全球化」	7
第二節 當前現代性批評話語的四重歧義	24
第二章 質疑：「現代性批評話語」與中國文學文化問題 ..	35
第一節 「現代性批評話語」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	35
第二節 「現代性批評話語」與中國現代文化傳統	62
第三章 比較：中國「反現代性」思潮的國際背景	75
第一節 保守主義：從中國到西方？	76
第二節 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的選擇？	78
第三節 保守主義：理論還是實踐？	83

第四章 考古：中國「反現代性」的歷史淵源	87
第一節 反現代性：從學衡派到「後現代」	87
第二節 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98
第三節 悲劇性：「反現代性」理想的遭遇 ——以吳宓的文化追求為例	119
第五章 可能：中國文學與文化「現代闡釋」	129
第一節 生存感受、生命體驗與文化創造	130
第二節 西方文論與現代中國文論建設的資源問題	144
第三節 中國現代詩論的現代特徵	152
第四節 論穆旦與中國新詩的現代特徵	167
第五節 王富仁學術姿態的啟示意義	183
附 錄 關於現代中國文學「二元對立」思維問題的考察 ..	211
後 記	239

引言

現代性話語：機遇還是陷阱？

作為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現代性」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大行其道的，如果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關鍵字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可以將「現代化」、「走向世界」之類的用語認作是 1980 年代的關鍵字，而「現代性」則自然屬於 1990 年代以後的新寵。

翻檢 1990 年代以後活躍在中國批評界的這些「現代性」話語，我發現，它們似乎呈現為兩個比較明顯的學術版塊：一是對西方「現代性」話語的介紹、追蹤和分析，一是從所謂的「現代性」視角出發對現代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問題展開解讀。而在我看來，如果是強調中國文學與文化現象的獨到的學術發現，那麼出現在中國學界自身的學術思維與學術態度倒值得我們格外的注意和研究，我相信，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富有創造性的發現，一定與我們思維與方法上的獨特選擇有關。換句話說，推進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徑也在於我們對於自身學術思維與學術方法的不斷反思與追問。

這就是我們對 1990 年代以後活躍一時的「現代性批評話語」進行再批評的動機。

我更相信，抓住了「現代性批評話語」，也就抓住了 1990 年代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包括它的機遇，也包括它的缺失。

我曾經借用目前收錄最豐富檢索也最方便的中國期刊網 CNKI 對 1979 年以後中國學術論文上的一些關鍵字作數理統計，下面就是「現代性」一詞在各年的出現情況：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按篇名統計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按關鍵字統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半年
按篇名統計	4	16	26	28	48	60	107	128	166	213	268	381	169
按關鍵字統計	0	0	5	11	11	20	69	109	165	225	287	443	198

表格說明：1、統計單位為「篇」

2、檢索的學科涵蓋「文史哲」、「經濟政治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

3、自動檢索中有極少數詞語誤植的情形，如「現代性愛小說」也納入「現代性」統計，另外個別長文（如高遠東《未完成的現代性》）分上中下發表，被統計為3篇，為了保證檢索統計的統一性，以上資料有意識忽略了這些情形。

研究一下以上的表格我們就可以知道，從1979年到1987年整整九年中，中國人文社科的學術論文中沒有出現過一篇以「現代性」為題目的文章，1988年出現了兩篇，但很快又消失了，直到1993年以後才連續出現了「現代性」論題。就是1988年的兩篇論文其實也與1993年以後的「現代性」論題含義根本不同。¹這並不是意味著中國學者對與「現代」相關的論題不感興趣——實際上，中國期刊網CNKI同樣表明，「現代」一詞從1979年開始以來就一直是我們學術論文的主要選題之²——而是說中國學者長期沒有在「現代性」這樣的概念中來理解和分析他們感興趣的「現代」的問題。真正開始對「現代性」概念的追問大概得從1993、1994年的一些論文算起，這些論文的代表作包括張頤武的《對「現代性」的追問——90年代文學的一個趨向》

¹ 這兩篇論文分別是吳恭儉《論〈五姑娘〉的現代性》（《湘潭大學學報》1988年3期），董悅《艾略特詩藝的傳統性與現代性》（《齊齊哈爾大學學報》1988年6期）。

² 據統計，包含「現代」篇名的文章在1979年有64篇，1980年23篇，1981年46篇，以後歷年都保持一定數量。

（《天津社會科學》1993 年 4 期）、《現代性終結——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戰略與管理》1994 年 3 期）、《重估「現代性」與漢語書面語論爭——一個 90 年代文學的新命題》（《文學評論》1994 年 4 期），韓毓海的《現代性》與「現代化」，《學術月刊》1994 年 6 期），韓毓海與李旭淵《第三世界的現代性痛苦與毛澤東思想的雙重含義——兼說中國當代文學》（《戰略與管理》1994 年 5 期），汪暉的《傳統與現代性》（《學術月刊》1994 年 6 期），彭定安《20 世紀中國文學：尋找和創造現代性》（《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 5 期），文征《後現代性與當代社會思潮》（《國外社會科學》1994 年 2 期），趙敦華《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循環關係》（《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4 年 4 期）等。

對概念的提煉和重視反映的是一種學術目標的自覺。當然，按照中國學術期刊的學術規範，由作者列舉「關鍵字」的慣例是 1992 年以後才逐漸推行開來的，整個 1980 年代的中國學術論文之前都不存在這樣的標誌性的「關鍵字」，這也給我們通過統計來顯示中國學者概念的提煉製造了難度，不過即便如此，分析表格中作為「篇名」的現代性話題的增長與作為關鍵字的現代性概念的增長，我們也依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隨著 1993 年以後中國學者對「現代性」話題的越來越多的關注，「現代性」理念作為重點闡述的對象或立論的主要依託才逐漸堂皇地進入學術文本，構成其中的關鍵字語，大約在 1995 年以後開始「傲然挺立」起來。本世紀以後，無論是作為論題還是語彙的「現代性」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對西方文化意義的「現代性」含義的追溯和「考古」業已成為了我們的學術「習慣」，同時，在中國文化範圍之內（包括古代與現代）所進行的「現代性闡釋」更是層出不窮，幾近成為了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基本語彙。至此，「現代性批評話語」似乎真的正在實現著對於 1980 年代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置換。

問題在於，這樣的置換究竟對中國當代學術意味著什麼？

或許是我們學術發展的一次機遇。早在 1994 年，在「現代性」話題剛剛興起的時候，就有學者迅捷地宣佈：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中，「現代性」一直是一個被肯定的概念。它是 20 世紀中國文化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

而在這種對「新時期」話語的超越和逆反中，對「現代性」的追問業已成為「後新時期」文化的最重要的潮流之一。「現代性」在漢語文化中究竟居於何種位置？「現代性」賦予我們的激情和詩意是如何作用於我們的身體／語言的？我們如何跨出「現代性」的門檻？這些問題突然被置於 90 年代漢語文學發展的中心，被眾多的本文所書寫，它已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的現象，成為我們探索「後新時期」文化特性的重要方面。³

這是在「告別現代性」、「質疑現代性」的意義上強調「現代性」的討論學術意義。另外的學者則從尋找學理的深刻出發區分了「現代性」與「現代化」的根本差異，具稱這樣一來，我們將有效地超越 1980 年代以至「五四以來」的關於「現代化」與「現代性」的一系列模糊認識，在一個更加複雜而豐富的語境中來讀解歷史的真實：

五四的一個缺點，正在於對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約」的方式，它提出了許多重要問題，卻又抽象地混淆了它們，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我們總算能夠看到這些問題的不同。

第一個問題便是所謂「現代性」與「現代化」的不同。

作為一個遲做為一個遲發展國家，中國的現代化也許不可避免地要伴隨著痛苦的「現代性」經驗，實際上，「現代性」而不是「現代化」，幾乎從人文上把人類統一起來。但這卻是一個充滿悖論的，沒有統一性的統一，一個充滿鬥爭與矛盾，充滿焦慮的統一，它許諾了「創造歷史」的原動力，但亦如鄭敏先生所說，也產生了王起明式的充滿暴力、慾望和烏托邦思想的

³ 張頤武：《對「現代性」的追問——90 年代文學的一個趨向》，《天津社會科學》1993 年 4 期。

破壞性力量，五四完成了中國的現代性文化理論，但是，中國的現代化依然在艱難中行進，中國人對於處在此一進程中的自我的審視才剛剛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思考亦有待深入和豐富，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際，我們將一個泛化的、抽象的，完成式的「現代性」，與此岸的、正在行進的和有待豐富的現代化進程加以區分，應該是必要的。⁴

這自然也是為我們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方向。然而，綜合觀察1990年代以降的這些「現代性批評話語」，我們讀到的卻不僅僅是令人鼓舞的學術「機遇」，就像「現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矛盾與悖論一樣，中國學者對現代性的理解和運用也十分的複雜，韓毓海先生所期待的那種超越五四式的「泛化」與「化約」的目標似乎遠未實現，僅以上我們所徵引的兩段文字來說，我們就不難看出它們各自學術思路的重要差異：一個是對「現代性」意義的「終結」，一個卻是在還原歷史複雜性當中的進一步認識與開掘。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1990年代以降的中國學界，究竟在「現代性批評話語」中獲得了什麼？是贏得了機遇，還是落入了陷阱？要麼就是兩這兼有。

現在是重新檢討這一學術歷程的時候了。

⁴ 韓毓海：《現代性》與「現代化」，《學術月刊》1994年6期。

第一章 回顧：

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學術歷程

第一節 「走向世界」、「現代性」與「全球化」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直到今天新世紀的 20 來年的時間裏，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生了相當大的演化。在我看來，這一時期先後出現的三個關鍵語彙可以說大體上勾勒了這一演化的基本走勢：「走向世界」、「現代性」與「全球化」——這三個語彙的出現代表了各自歷史階段的特點，而它們所構成的運動方向又折射出了學術研究以及學術研究背後的種種話語關係。通過對這三個語彙的梳理，我們將應該更清楚地揭示包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展背後諸多文化資訊，從而加強我們學術追求與文化反思的自覺性。

「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剛剛結束十年內亂的中國急欲融入世界，追趕西方「先進」潮流的渴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乃至中國學術界「走向世界」呼籲的背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衝出自我封閉、邁進當代世界文明的訴求。在全中國「走向世界」的合奏聲中，走向「世界文學」成了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一推動力」。樂黛雲先生 1988 年回顧「近五年」的學術發展時不無激動地說：「有一批青年學者，他們以扎實的科學知識，嶄新的知識結構、深邃自由的思考，初生牛犢的朝氣以及敏銳的文字表達能力，在近五年裏穿透了前人五十

年的思考歷程，到達了國際學術界思考的前沿，找到了與國際上的思考者對話的途徑。他們正在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¹「走向世界就有個『比較』的問題。」²這裏所謂的「青年學者」主要是針對比較文學界而言，然而，它顯然也同樣符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基本情況。在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勃興幾乎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親密最默契的配合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在很大的程度上強化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走向世界」為己任的基本趨勢。

1979 年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辦，這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整力量、全新啟動的主要標誌。在那最初的幾年中，除了陸續出現的撥亂反正的「重評」之作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對中外文學關係的考察，例如 1979 年李萬鈞發表《論外國短篇小說對魯迅的影響》，³1980 年王瑤發表《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係》，⁴次年溫儒敏發表《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⁵陝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在卓有影響的「魯迅研究叢書」，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成為其中重要的選題，如戈寶權《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張華《魯迅與外國作家》等，這些考察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以「五四」為起點的中國現代文學，其主要的文學史意義常常不能在「階級鬥爭」的政治視角中獲得證明，恰恰是「走向世界」的選擇賦予了它有別於傳統的「現代價值」。王富仁在後來追憶說：「新時期伊始，首先活躍的是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這時作為新潮出現的則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⁶的確，就在「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

¹ 見樂黛雲、王寧主編：《西方文藝思潮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2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

² 見《外國文學研究》1979 年 1 期。

³ 見《魯迅研究》1980 年 1 期。

⁴ 見《北京大學學報》1981 年 5 期。

⁵ 王富仁：《關於中國的比較文學》，見《說說我自己》125 頁，福建人民出

究」開始用比較文學的方式「走向世界」之時，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也進入到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81年北京大學成立我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1983年天津召開建國以後第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中國學人重提「比較文學」首先是在外國文學研究界，然而卻是在一大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介入，或者說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將它作為一種「方法」加以引入之後，才得到長足的發展。新時期比較文學的宣導者不少本身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傑出學者，如賈植芳、樂黛雲、王富仁、溫儒敏等人，甚至還是已經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人物，如錢鍾書、卞之琳、袁可嘉、鄭敏、施蛰存等。1981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舉辦「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學術交流會」，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成為會議發言中格外引人注目的部分，以至今日的比較文學學科史也特意描述了這次會議的盛況：「鮑昌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外國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卞之琳談了西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戈寶權講的是現代作家和外國文學之間的關係；劉柏青具體地講中國左翼文藝與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關係；樂黛雲就『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作了系統發言。」⁶同年，錢鍾書先生又這樣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把脈」：「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因為從歷史上看來，各國發展比較文學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研究本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的相互影響。」⁷

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比較文學研究當中，影響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學思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成了主流選擇，據有學者對1977-1983年間中國比較文學論文選題的統計：⁸

版社2000年。

⁶ 徐揚尚：《中國比較文學源流》289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⁷ 《錢鍾書談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讀書》1981年10期。

⁸ 見（美）J·迪尼、劉介民主編：《現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一）292頁，

分類	理論 與概況	影響研究	平行研究	翻譯研究	國內各民族 文學比較研究	總體研究	總計
數目 (篇)	28	171	29	34	1	20	283
百分比	9.9	60.4	10.2	12	0.4	7.1	100

這一統計表明，影響研究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有著絕對優勢。與此同時，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主要通過對中外文學關係的考察為自己開拓了全新的發展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實現了最充分的「資源分享」。

比較文學的恢弘視野給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新的價值角度，由比較文學而生髮的「總體文學」——「世界文學」的壯麗圖景，也顯然給我們文學以某種未來的期許，這一期許在很大的程度上牽引著我們在某種「進化」的模式中評定文學的價值。從曾小逸主編《走向世界文學》、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到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對 80 年代文學史總體架構影響深遠的這幾部著作都洋溢著飽滿的「走向世界」的激情。《走向世界文學》一書不僅囊括了當時新近湧現、後來成為本學科主力的大多數學者，集中展示了那個時期的主力學者面對「走向世界」這一時代主題的精彩發言，而且還以整整 4 萬 5 千餘字的「導論」充分提煉和發揮了「走向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現實根據，更年輕一代的學人對於馬克思、歌德「世界文學」著名預言的接受，對於「走向世界」這一訴求的認同都與曾小逸的這篇「導論」大有關係。⁹陳思和的「新文學整體」也屬於「世界文學整體框架中的體內經絡與動脈」。¹⁰同樣，「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被闡述為「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⁹ 曾小逸主編：《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年。

¹⁰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19 頁，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的一個進程。」¹¹儘管這些「走向世界」的訴求同時也論及了民族傳統的不可或缺的價值，但事實上，它們最精彩最深刻的理論貢獻常常還是在對「外來影響」的追述當中。80年代的「走向」激情也註定了「民族化」的確更多薰染了「防禦性」的色彩。

在歷經數十年的文化封閉與唯階級鬥爭化的理論封鎖之後，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實現了我們寶貴的思想「突圍」，在「世界文學」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獲得了空前開闊的視野。「走向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世界」湧入中國的过程，因為有了「走向」，才出現了後來潮水般洶湧而來的西方文學的「方法」，這林林種種的「方法」終於更新了我們業已僵化的文學批評模式。

當然，在種種的「方法」當中，最後成就斐然、影響深遠、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實效最大的還是比較文學，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說：「我們稱之為『新時期』的文學研究，熱熱鬧鬧地搞了10多年，各種新理論、新觀念、新方法都『紅』過一陣子。『熱』過一陣子，但『年終結帳』，細細一核算，我認為在這十幾年中紮根紮得最深，基礎奠定得最牢固，發展得最堅實，取得的成就最大的，還是最初『紅』過一陣而後來已被多數人習焉不察的比較文學。」¹²時至今日，「比較」早已經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種方法，而對主要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而言，其外來的文學資源都得到了幾乎無甚遺漏的發掘和清理。

「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當時力圖撥亂反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所謂的「本來」其實就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面目」。於是，在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敘述中，「引發模式」獲得了最充分的闡發和運用，中國文學如何為外國文學所的啟迪、所影

¹¹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¹² 王富仁：《關於中國的比較文學》，見《說說我自己》12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響，如何經過世紀性的「文化換血」而取得了新的題材、主題、語言與思維，這就是我們主要的研究工作。不過，當「引發」逐漸成為了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認識，其潛在的問題也表現了出來。我們看到，在中國文學因外來「引發」而「走向世界」的描述當中，我們似乎更注意因「引發」而產生的「結果」而非實際「引發」的諸多細節，或者說是將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簡化為異域因素的「輸入」與「移植」過程。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視了文學創作這一精神現象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觀念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自我生命的體驗與表達，作為文化交流而輸入的外來因素固然可以給我們某種啟發但卻並不能夠代替自我精神的內部發展，一種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最終能夠在我們的文學史之流中發生和發展，一定是因為它以某種方式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結構」，並受命於我們自己的滋生機制，換句話說，它已經就是我們從主體意識出發對自我傳統的某種創造性的調整。

當「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了如何的「世界」，而不是作為創造主體的中國作家究竟如何在「走向」，這便為後起者的學術質疑留下了空間。難怪在 90 年代的「現代性質疑」思潮中，不少的學者都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動向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因為，至少是我們的文學史本身並沒有描述出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如何進行獨立精神創造的生動過程。

「現代性」

如果說，「走向世界」是 80 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旋律」，那麼，「現代性」則是 90 年代這一學科的關鍵字。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現代化」或「現代特徵」最初依然是對「走向世界」結果的一種既清晰又模糊的概括。所謂文學的「現代化」